

歐陽文

卷二十西三十一



歐陽文集卷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  
 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  
 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  
 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  
 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一作酒然  
 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  
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  
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真宗推  
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  
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  
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  
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三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未安  
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未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有  
皇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

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  
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  
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  
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河東陝西之民得  
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  
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  
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  
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  
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

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  
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  
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  
皆盡忻懽一作歡欣稱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  
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  
子聞其壻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  
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其大事立奇功非得無得字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  
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  
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  
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  
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  
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  
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  
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

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具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二字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字無吏部考此一字無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

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使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棣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字有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字無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政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屯  
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  
其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  
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  
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葢誠一作者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  
石之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

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旣見之銘而其  
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  
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  
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  
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  
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  
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  
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  
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  
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  
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  
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  
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  
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  
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  
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  
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  
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徃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宣城令處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徃徃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  
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  
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  
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  
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吐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  
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一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  
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

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  
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  
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  
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  
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  
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  
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  
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  
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  
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

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  
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司氏永安  
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  
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  
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  
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  
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一作竹  
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  
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叅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君右班殿直君萬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  
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  
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  
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  
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  
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  
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  
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  
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  
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  
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  
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  
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

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  
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  
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無  
里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  
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  
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  
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  
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二人之爲  
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  
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  
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  
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  
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  
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

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南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

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

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

蓋君之卒雖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

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

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

其慕府彌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

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名字山水竹林一作竹

茂樹奇花恠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

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

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

其府推官

一作察推

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

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

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

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有

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

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

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

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

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

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歐陽文集卷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

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  
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  
秦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  
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  
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紵以資其學問  
每夜讀書一有不毋爲滅燭止之君陽卧毋且睡輒  
復起讀一有年二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  
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  
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  
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  
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  
率吏入仇家取材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  
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  
曰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爲此一無神明其佐  
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  
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  
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  
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  
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



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本無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干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  
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道一作衡  
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  
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  
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  
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  
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調

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  
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  
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諶曰說  
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  
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  
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  
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禘享之福推恩群臣立進爵  
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  
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將軍府君諱拱字某一無其  
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  
明經為建威武一作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  
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  
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  
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  
檢秦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  
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  
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

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季  
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  
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  
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  
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  
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  
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  
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  
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

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  
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  
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  
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  
君及二夫人之壻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  
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  
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  
爲善者雖埋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  
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  
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

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  
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  
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

一作人後

爲泰州如卑

一作海陵

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

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  
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  
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字無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

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

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

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

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

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

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

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

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

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

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

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且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龍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龍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所非敢緩也盖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

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

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以庇而

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

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

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

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

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

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

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  
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  
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  
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得則知不求而死  
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况常求其  
死也回顧乳者紉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  
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  
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  
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  
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

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  
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  
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  
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  
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  
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  
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  
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  
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



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

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

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

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

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

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

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

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

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

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

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

戊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  
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  
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

剡隣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千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案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責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  
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歐陽文集卷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此一無科能字以

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

氏者徃徃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

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

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

垣主簿遷汝州梁縣一有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

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

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

葉鄭州之滎陽縣字一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

州皆有政一作能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三日之晨起衣

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

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冲淑沂泳

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

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

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弟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

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思一作歿也見稱斯可知也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子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久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孰當其興在子與孫一作在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無營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懸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棊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其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  
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  
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  
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  
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  
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  
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

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

一作詔

禁密花透背詔

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

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

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

言又言有司多

此字無

求上旨

一字多

從中出而數更且

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

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

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

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

一本賓客薨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

召試

知制誥判流內銓諫

一作議

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



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

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

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

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

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

一作價

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

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

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

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

事元劇

處一有字

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

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

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

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勅列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擲纜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施無新衣然平生好施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宗族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一無

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意公之事何多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兄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銘曰來乞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

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  
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甄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  
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  
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  
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  
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  
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  
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  
口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

調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  
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  
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  
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  
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  
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  
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  
名祖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  
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  
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

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  
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  
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  
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  
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  
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  
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  
居二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  
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  
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

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  
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  
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  
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  
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  
宿重兵兵嘗憊食公爲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  
之行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  
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  
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

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閤。一作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箴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

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

其愛

愛且畏之以比張尚

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

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

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

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

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

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

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

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

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

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  
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  
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  
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  
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  
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  
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  
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  
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表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  
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

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

一無也字下有而公不至乎大用終焉

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  
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竒  
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  
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旣貴  
贈其曾祖而下三宰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  
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  
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  
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  
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

州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  
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  
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  
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  
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  
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  
公有今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爲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  
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  
君始爲詞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饑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  
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  
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而其子唐  
卿舉進士第二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庚民今爲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一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爲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歐陽文集卷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

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無

此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

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縉紳之士一無此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

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没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使一有

以書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

請一有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下有論曹瑋馬

十論傳字潛揚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而田紹斌王榮

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

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可者乃已其

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

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盟帛三字

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踈不用初

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

一有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

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

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人奔喪而馬死

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

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廬河路一有無沙二字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

徑一無此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

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一作左遷

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

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

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

館知荊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

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

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

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

公好學有文充

一無此五字

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

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

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

一作始復直集賢院

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

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

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

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

終

一無此二字

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

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

寶臣皆

皆字無

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

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

優恤

無此二字

加拜

一作

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

年八

一作九

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

一作葬于

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

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一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

字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迢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

居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殲公一有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闈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  
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人一有大洪山竒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爲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爲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歸于明通退而無  
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  
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  
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

七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  
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  
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  
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  
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

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調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為政其利可以贖天下貲何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  
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曰使我為令暮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

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治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調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

一有及於吏事取左於所為不屈其守

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

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

一作人一一無卒

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

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欽州司戶參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仲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求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旣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歡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砧水屋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有於是又知非  
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  
可得也一有也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  
諱其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  
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  
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任  
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  
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  
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  
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  
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  
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  
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果一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

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  
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  
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身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  
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作  
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  
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  
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  
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  
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  
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  
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  
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  
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

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且一有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滇城縣廬一作泉鄉之北扈原先生

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

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

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

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

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存衆說乘之

汨其原惟遷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

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  
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  
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文集卷二十七

歐陽文集卷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  
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  
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  
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  
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  
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以錢二百千爲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  
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  
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  
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  
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  
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  
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  
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  
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媪一子漁於海  
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  
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  
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  
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三  
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舉會環坐而  
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  
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  
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

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  
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予能為我銘君山  
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少幼一作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  
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

以此慰其父母

###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  
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  
氣自豪予少家隨州一有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  
為童子一作予時為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一作已能  
知夢升為後七八年一作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

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時謫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噓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一作自若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

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

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笑

曰子知我者一作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有無傳辯雄

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苦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

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

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

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無所憤卒以不得志死于

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

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温氏生男二女將以慶曆

四年其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先塋之側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予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電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予一作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其縣東南若干里其原

有墓曰狄君之墓諸迺予所記一作穀城孔子廟碑

所謂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子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裴廕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郢以一二數之

惜為竒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

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

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

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

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云當驅以

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

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

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一無銘曰其字無銘曰：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儒，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郡字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叅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

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孫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爲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叅軍。寧州彭原。廣州四

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聞訟往往因事申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

一作工

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  
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墓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

逾一作愈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

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

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此一字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

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

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晝判

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

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

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  
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  
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  
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  
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  
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  
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  
一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

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  
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  
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  
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  
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  
陽求醫疾革一作隱一作凡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  
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  
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

歐陽文集卷二十八  
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二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  
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  
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  
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  
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  
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文集卷二十八





